

海滨地角

高良铨

从北海地角路往南走，走到地的尽头，就会看见地角镇。

不须走进去，挤挤换换的砖墙，高高低低的瓦面，就叫人感到角落的局促。候鸟南来，找不到一块空地，只好落在屋脊上，气吁吁地望着大海。也有人炸低了岭，填高了海，使歪扭的或方正的建筑超出了地的界限。啊，小小的镇子像一片投进水中的干海带——吸附于水，膨胀于水。

毕竟还有大街。你往里走，街上挤满了海的产品。鱿鱼挂上竹篙，白蜡般透亮；虾米晾在竹搭，似红色的玛瑙。瓦楞上搁着红鲷，地板上堆满成鱼。新新旧旧的墙壁上，或许是赤胶。有人提着鲜鱼，有人拎了螃蟹，到处都使人想到海，就连空气，也似乎来自深邃的海底，咸得那么有味，腥得那么浓烈！

街上到处是女人，多是长辫蓝衫黑裤，热辣的目光射向你；勿人（找谁）？买沙虫吗？没有。走走。

于是女人们继续剥虾米，通沙虫，拆蟹肉。那目光，始终送着你的，像航标灯。你走到哪里都不会遇到那种目光，那迎的惊喜，送的哀怨，经历了千百年的炼造，热切得似火，幽深得似海。她们不会告诉你，那是叫男人给熬出来的。男人都做海，做浅海、深海。出海，不兴女人送行，她们只得站在自家屋边，目光钻过刚家的檐角，投向男人的船帆，久久地驻扎；到了船该回来的时候，目光又在那帆群中搜索，然后成了明亮的定格。不知多少年，才成现在这般模样。

如果你细心，还会发现女人们都围着围裙，这围裙，地角人叫“瞒身”，它应是海蓝色，那意思，无非是叫男人一看见海就想起它，一看见它就想起海。围“瞒身”不光是图干净，男人不在家，围上它，瞒住了柔软的腰肢，瞒住了发达的胸脯，就瞒住了一些非分的眼光。哦，地角镇是女人的天下，补网的纤手，挑担的肩头，竹篙串的尿片，都加强了你这种感觉。

每一个家都清洁而又杂乱，楼两三层高，地板净得叫人小心，玻璃如虚无；朱红色的门，门神暴眼突肚，壁上挂着女明星，却袒胸露背，十分的妩媚；沙发打黑色，矮凳涂桐油，彩电录音机摆中堂，上方摆着祖公神主牌。到处贴着“利事钱”：门楣、墙壁、桌底、甚至冰柜旁边。你好不纳罕，利事钱怎么也不像散金碎银，而像泪滴：带血，带汗；似喜，似悲。默想间却见树下一张网床在晃荡，年轻的女人在哄孩子困觉。你屏住呼吸，催眠谣像仙乐一般灌入你的耳里：

一岁娇，二岁娇，
三岁跟啰拾柴烧，
五岁拆蟹肉，八岁补大网，
十三十四开头路，

十六十七上花轿。

哦哦哦，风嗖嗖，雨潇潇……

你默然。仿佛领悟到一段历史。

定要看看地角的男人。商店里坐着瘦老头，摩托车前站着个精壮汉，一群西装革履的后生捧着些海螺石花，宝贵得如难得的恋人。一问，都不是地角佬。

穿过街道，空气变得格外新鲜，从鼻孔灌进去，从毛孔渗出来。心，清凉如水。你发现已经到了海边。海蓝得发黑，风一过，就有浪排跌在沙滩，远远望去，一条纯白的花边。滩边停了几条船。你爬上去。上面全是赤膊的男人，古铜色的肌肉垒着堆着。打招呼，才知全是地角的海佬，刚出海回来，在这里卸鱼。

鱼大盆大钵，比不上宾馆的花俏，却十倍的鲜美；酒用碗装，端起就喝。酒鱼下肚，便肺腑吐出，那嗓门，爆得能溅过海去。女人的味道，家里的崽儿，捉了多少鱼，存了多少钱，全摊出来给你听。说得最多的是他们的女人。俺女人，顶个牛，四百几斤重的大猪，用笼一套就推去卖。俺女人，当个狗母，担担柴，抱个崽，一边走，一边喂奶。哈！俺女人，倔呢，生崽时，无人知，她自己咬断脐带，洗净身，真真是。家有好女人，万事不用愁，怪不得他们的洒饮得这般尽情，这般放肆。

酒缸空，日已落，有人喊：回港！

帆吱吱地升起，于是地角镇便旋转，你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先是岭的影子，后是星光连灯光，灯火从疏到密，最后越挨越近，你自己也溶在灯光中。你听到了杂乱的声音：叮叮当当，噼哩啪啦，吱吱喳喳，嘻嘻哈哈：二胡声，西海歌，流行曲。抬眼都是船桅绳缆，低头船板封住了海水——原来进了地角镇，原来海港比闹市还闹。

上了码头，你惊诧：这海角天涯哪来这么多人？街上、门口、树下、甚至角落，都有人走走，在望，在坐，使你想起一网涌动的鱼虾。你会因联想而害怕：这个大地最偏僻的角落仍如此热闹，那中原，那京城，岂不成了一锅粥？被人群拥进中心街，你嗅着汗气，感受到人的体热。风一吹，脸上凉了一丝，身上仍热烘烘。又想起百十年前，这里只是风叫一声，浪应一回，何等的冷清，你因而感到热得痛快。人们之所以茹毛饮血、劈棘斩荆、迎风斗浪几千年几万年，不正是为了能在这繁华的街市上相互感到对方的体温吗？